

蒋介石 其事

(台湾)李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JIANG JIE SHI QI SHI



蒋介石其事

(台湾) 李敖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其事 / 李敖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2

ISBN 7-02-001961-7

I. 蒋… II. 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②蒋介石
-生平事迹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3658号

责任编辑: 刘 兰 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8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0

定价6.25元

目 录

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1
蒋介石为什么不把父母合葬？	45
蒋介石的辫子问题	49
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52
蒋介石的教育程度	54
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吗？	59
蒋经国怀胎二十多个月吗？	66
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69
蒋介石只信基督教吗？	76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80
蒋介石的鞠躬症	86
蒋介石捉奸记	88
蒋介石的小气性格	97
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	99
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哪儿？	115
蒋介石并非原定黄埔校长	137
蒋介石与红色黄埔	139
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	148
《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167
蒋介石偷皮包	169
蒋介石与国库黄金	172
蒋介石与真假保密局	197
蒋介石怎样逃亡？	205

蒋介石“天纵英明”原来如此!	213
蒋介石怎样指导演假戏?	217
蒋介石会唱《国歌》吗?	225
蒋介石的“蒙古症”	228
蒋介石卖国冠军	234
蒋介石手著《苏俄在中国》了吗?	242
蒋介石棺材里冒出了什么?	246

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金陵春梦》是一部几百万字的大书，挂唐人的名字，出版了前后八册，第八册出版时候，唐人自己已不及见，以六十二岁之年，病死在北京。唐人的真名是严庆澍。

《金陵春梦》原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后来订正结集，海外版自一九八〇年起由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到第七册根据唐人的修订，照原稿排印，第八册根据北京出版社的整理，照北京版排印。

在揭发蒋介石真面目的里程上，无疑的，《金陵春梦》是一部生动详细的大书。唐人写这部大书，用力至勤。唐人的子女在《怀念我们的父亲——代后记》中说：“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金陵春梦》一至七集，就是在大量搜集资料以后，重新整理完成的。”——这部大书的能够成为一代名作，和唐人的始终“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自然有关。

蒋介石本来不姓蒋，也不是浙江人

《金陵春梦》一开始，一连六回详写蒋介石的身世，其中最令

人感到兴趣的，是说蒋介石本来不姓蒋，而姓郑；不是浙江人，而是河南人。《金陵春梦》第一回《逃荒年郑家拆骨肉 找奶妈蒋府迎新入》中说：

在下说这本书，要从一个小小的顽童说起。此人姓郑，乳名三发子，河南省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人氏。清光绪十三年（民元前廿五年，一八八七年）十月卅一日他诞生时，堂上双亲健在，还有两个兄长。大哥名叫郑绍发，比他大七岁；二哥乳名二发子，比他大四岁。他父亲克勤克俭，积得十几亩薄田，还附带开了一个磨坊；他母亲长得面目姣好，一手女红干净利落，全家五口种种地，磨磨面粉，缝缝衣裳，扎扎花鞋花兜儿，日子倒也过得去。三发子是最小的一个，格外得到双亲疼爱，郑绍发打从五岁起就替人放牛，二发子五、六岁时也已赶着大犍牛满山转，独独三发子到七八岁还干些轻活。原来后郑庄三里地外就是前郑庄，郑庄一分前后，情形也就不同。前郑庄高墙大院，住的大都是地主乡绅；后郑庄却是些贫农贫雇农，有一顿没一顿，显得非常寒伦。像三发子一家的生活，在后郑庄已经算是尖儿顶儿了。三发子他妈老是跟她丈夫嘀咕道：“咱三发子也去上个学，将来弄个功名，省得咱几辈子做牛做马。人向高处爬，水往低处流，瞧前郑庄哪一家不是体体面面的，养一条狗，都比咱后郑庄的人强。”

三发子他爹是个老实庄稼汉，含含糊糊也就对付过去：“嘿嘿，这该怨咱没长好命，上学堂？咱一年有多少收成？抛去完粮纳税，束紧裤带也不够他花销的，年头儿荒乱，咱就认命，凑合凑合算啦！”

这么着，三发子便娇养成性。三兄弟吵架，无论如何占

便宜的只有他，偏偏他的恶作剧也特别多，寒冬腊月，冷不防淋人家一头冷水，把邻童冻得脸青唇白，直打哆嗦；黎明薄暮，冷不防装一个白头妖怪，把兄长吓得惊叫晕厥，直说胡话。又如酬神演戏，河南乡下当时只有穷艺人的草台戏，刀刀枪枪，打打唱唱，事后三发子便纠集群童，要他们尊他为王，摘叶作帽，折枝为枪，你得听任他大叫大骂，挨杀挨打。前面表过他家在后郑庄是尖儿顶儿的，左邻右舍不免有求于他，所以明明是三发子欺侮人，也只得把自己痛哭流涕的孩子，悄悄地拉回家吃个哑巴亏。但是这些孩子们包括三发子的两个哥哥在内，有时一瞅他妈不在跟前，便一声吆喝，向三发子展开总攻击。那当儿三发子总是双手抱紧脑袋，杀猪般的哭叫求饶，孩子们也不敢伤他，一个个抓起泥沙没头没脑往他身上撒。三发子的头发漩涡在正中间，深深地陷下去一个坑，孩子们也常常按住他的头撒把泥沙摸摸平，可是还留着大量泥沙在那个坑里，边擦边笑作为报复。但一待母亲回来，哭诉一阵，挨顿毒打的，便是绍发两个了。

三发子在他母亲溺爱下瞧不起起早摸黑、下地上山，一身汗臭、两脚泥巴的哥哥，又羡慕着前郑庄养尊处优、白白胖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乡绅家的儿童。反正他闲着，便忍受欺侮找他们一起玩。农忙时他也上田塍送饭、烧烧水，碰到这时候有富家儿童在纵横阡陌上玩耍，他就宁可下田在泥浆里绕道而过，不愿给他们看见讥笑他“没出息”。可是他妈却认为三发子志气高，老是跟她丈夫吵着要把他送上学，无奈当时上学不是件简单事情，他父亲给逼得又气又恼。直到三发子六岁时光（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许州一带闹开了大灾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老百姓

逃命要紧，天大的事情也得压下来。三发子全家眼看前郑庄有钱人家早已搬个光，牲口细软一连串；后郑庄一部分也已逃荒，剩下一些眼巴巴盼望衙门发赈粮。三发子他爹主张逃洛阳，劝他妻子道：“别舍不下这个家啦，呆下去一命见阎王！盼赈粮要盼到哪一辈子？树皮草根都快吃光，大家在把观音土抢。早上咱出门看见十来个死尸，俺刚才回家数一数，死尸又加了好几个，瘸子他媳妇长得多结实？两天观音土下肚，现在满地打滚，眼看又是活不成！走罢，趁咱还有点气力……”

“三发子跑不动路，你说咋办？”

“跑不动俺背着，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儿死。”

“不行哪！”她还反对：“咱们带点穿的盖的，还有些零零碎碎舍不得，你同绍发、二发子扛不完，再要背上三发子，咱咋上路？难道啥都不带吗？再说在路上还是没吃的，没吃的你就背不动三发子，三发子也饿得走不动，天哪！”她哭着：“还是死在家里罢，俺同三发子不逃啦，要逃，你爷儿三个逃罢！”

“球！”三发子他爹咒骂着，饿得瘫软在床上，头昏眼花一个劲儿干呕。第二天再也熬不住了，跪在他妻子面前干号：“走罢，走罢，再不走，咱全家都完啦！”但是她不肯走，边哭边嘟囔着道：“要是像前郑庄多好哪，金子银子一大把，东边闹灾荒，西边躲一躲，咱穷人家就没路！……”

听见妻子这样埋怨，三发子他爹也就横了心，从地上爬起来号哭着道：“绍发、二发子、三发子，你爹可要走啦，谁跟俺，就走；谁跟娘，听她的话，……谁跟我走啊？”结果老大郑绍发哭哭啼啼跟他爹走了。二发子也想跟他爹上路，可是一扭头又躺回床上去，用被子蒙住脸直哭。第二天，有人到

灾区内买女孩子当丫头、妓女；买壮丁去做苦工、当兵，二发子再也忍不住就去当了兵，换到一块大饼两个蒸馍，往家里一放便向天津出发，郑家于是就剩下三发子和他妈。

“饥饿”本身在吃人，它吞噬了千千万万的生命，草根树皮荡然无存，观音土被视为珍品。衙门里的赈粮用来收买黄花闺女当丫头娼妓，收买精壮汉子做工当兵，广大的灾民绝少可能分到一块饼、一碗粥。两个多月后，易子而食，惨绝人寰的故事也在郑庄重演了。三发子他妈开始绝望，软弱地牵着他：“怨你爹不等等咱，他倒先逃啦，咱娘儿俩也走罢，天可怜别在路上喂了老狼。”这当儿同村的人差不多全已逃光，也有三三两两跑得晚一点，三发子娘儿俩便同他们一起上路。寒风刺骨，灰沙漫天。这一带逃荒的行列如百川汇海，晓行夜宿，自许州出五女店，经鄢陵，过柴庄，到尉氏，入朱仙镇，越杏花营，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下灾民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越滚越大，群向开封逃生。

且说在一路逃荒的灾民之中，只剩下一个姜二拐是后郑庄人氏，他给地主打瘸了腿，也给苛捐重税和灾荒压毁了家，是个单身汉。三发子娘儿俩亏得他一路照料，没有在途中倒毙。到得开封，那时光既没有“难民集中营”又没有“收容所”那些花招。衙门找几条街口施施粥，灾民到店铺住户要要饭，入晚找个破庙、马厩睡一觉，生命的威胁暂时解除，可是长此以往终非久策。有一晚他们在破庙里烤火，三发子不知从那里偷来只老母鸡，姜二拐便把鸡开膛破肚涂上泥，正好那天庙里有人拜神，破桌上还供着一碗黄酒，三个人边吃叫化鸡边喝酒，紧挨着火瞪住院子里白茫茫大雪一片，禁不住悲从中来。二拐拉开嗓门凄凉地唱道：“嘉庆无道登了基，老百姓逃荒乱唧唧，逃来大车并小辆，逃来驴驮

担担的……”

“小心!”三发子他妈抹抹眼泪警告道:“给捕快听见要砍头的!”

“捕快有这样大本事?”三发子大感兴趣:“俺长大以后要做捕快,不让人欺侮咱!”

“俺入他捕快八辈儿的!”姜二拐长长地叹口气道:“郑大娘,俺说实话,三发子他爹一去无音讯,咱们这几天到处要饭打听都扑了空。你还年轻,今年不过二十出头,三发子又太小,没法养活你,咋说你都该找个人,要不你将来日子咋打发?”三发子他妈闻言垂下头来道:“二拐,如今咋谈得上这个。”二拐道:“你人品长得好,一手女红干净利落,怕没人要?”她瞅一眼三发子,见他已经躺在稻草上呼呼大睡,就给他盖上一条破棉絮,凄然说道:“二拐,你不懂。”

“郑大娘,”二拐也叹气道:“今天俺在相国寺后边那条街上要饭,听说有一家姓蒋的老爷要找个奶妈什么的,要是还没有找妥人,你干不干?”三发子他妈怦然心动道:“二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俺咋不干?”这么着,第二天一早,姜二拐便带着三发子娘儿俩,找到那家乌黑黑的门堂。只见门口挂着素灯笼,有一个上面贴着几个青莲色的扁仿宋:“候补道蒋”,一望而知那家人家有了丧事。三发子他妈鼓足勇气,示意二拐带着三发子避开一边,整一整棉袄摸一摸头髻,好在她到得开封,半个多月的休息已把几个月挨饿的憔悴脸色稍为改变,衣服也没补绽,倒不像一个逃荒的。一敲门就听得里面狗儿乱吠,再敲门“啊”的一声跑出来一个老妈子,三发子他妈说明来意,那老妈子朝她打量半晌,嘟囔道:“咱老爷找奶妈,也不知道哪个烂舌头的传了出去,害得俺一天到晚尽开门,好好,瞧你样子比她们强,跟俺进来试

试罢。”那老妈子边说边挪动圆规脚，一扭一扭，穿房越屋走向书斋。

且说蒋肇聪正为找不到合适的奶妈发愁。老婆双腿一挺，两眼一瞪，遗下来儿子蒋锡侯、瑞春等大大小小几个孩子，简直叫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是个盐商，捐了个候补道官儿光光门楣，闲来也替人写写状子，打打官司，酬酢一忙，家务也就更没法管理。那天他正在打算从浙江奉化故乡介绍个女人来管管孩子，做个续弦。一想年头荒乱交通不便，此事不易，正为难间，只见门帘起处，老妈子带来一个面目姣好，身体结实的女人进来。蒋肇聪心里一紧张，禁不住捻住几根老鼠须，捧住一个水烟筒，一弯腰把狐嵌皮袍一摆，往枣木太师椅上一屁股坐下，刚刚抽出纸捻，三发子他妈一迈步便拿起茶几上的火石替他擦擦两声点燃。这一手，可把立在门口的老妈子看呆了，蒋肇聪咕噜咕噜一个劲儿吸水烟，他的嘴是有名的能言善辩，可是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你姓啥？”他学着一口河南话。三发子他妈垂着头答道：“俺娘家姓王。”

“就叫你王妈罢。”蒋肇聪打从心底儿中意她：“你比她们强得多了。这么着，你今天就搬过来。”接着问了问王妈逃荒的大概情形，知道她还有一个小儿子要带来，蒋肇聪不觉一怔，咕噜噜又吹了筒水烟，这才立起来拍拍马褂：“好罢，不过我家孩子多，吵吵闹闹你可要多费点精神。”

三发子他妈恭恭敬敬欠欠身道：“老爷您放心。俺就剩下这个命根，只要老爷肯收容，俺来生做牛做马，也忘不了您的大恩。”这么着，娘儿俩就进了蒋家。姜二拐头先常常到蒋家要饭，三发子他妈起初也让三发子偷偷地塞几个馍，夹几块肉。可是二拐为人爽直，脾气又别扭，同时灾民众

多，人浮于事，始终没有找到工作，要得多了，牢骚又多，三发子娘儿俩就讨厌起二拐来。加上怕他心直口快揭露她的身世，便不想再帮助他。那一日二拐淋了一身雨，饥寒交迫，抖抖索索地前来求助。三发子打开后门，悄悄地说：“二拐，以后你别来了，给人撞见，连俺妈脸上无光，俺也不能和蒋家的孩子混在一块儿。你别来了，这里有几个馍，拿去。”姜二拐闻言，端的是寒冬腊月喝冰水，问：“谁说的？”三发子道：“俺妈教俺说的。”二拐一言不发，放下馍馍，掉头便走，再不见来。正是：过河就抽板，气走姜二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奶妈上床

在《金陵春梦》第二回《随后爷三发改姓蒋 归奉化奶妈作夫人》中，唐人续写道：

书接上回。在下要补叙一番“蒋老爷”这个人物，此人名肇聪，字肃庵，浙江省奉化县禽孝乡溪口镇人氏。世代务农，到肃庵的父亲蒋玉表时才开始经营盐和茶的批发生意，此外还兼作郎中，肃庵是个独生子。蒋玉表一辈子并没有丝毫功名，因此在世时受尽欺凌，肃庵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终于用钱捐班，买了个假功名：候补道。带着他妻子徐氏寄居开封，一方面克绍箕裘，经营盐业，同时在一家银楼里投资当股东；一方面以候补道的身份出任讼师，套句时髦话，他这个刀笔吏是属于“业余性质”的。当时盐商是一种特殊行当，没有衙门撑腰休想经营，获利丰厚无比。肃庵在河南卖盐，而豫西北一带老百姓因为吃不起盐，缺乏碘质，在头

颈间长个大肉瘤，搁在肩上好似搁着个西瓜，这种苦人儿到处可见，毫不稀奇。盐价之昂，乡民之穷，也就可见一斑了。

且说肃庵年将半百，作客他乡，功名利禄都有了，却碰上中年丧偶，尤以几个孩子乏人照料，心中闷闷不乐。在哪个年代，一般想法都是叶落归根，狐死首邱，他也想回到溪口故里；而且是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因此归去之志也就更切，可是这个续弦问题却不简单，娶一个同乡罢？将来两腿一蹬之后，一笔遗产难免落在新夫人手中，在他的记忆里，元配新生的孩子总得吃尽后娘的苦头，肃庵不放心。在当地产一个填房罢？他死后那个新夫人把家当一股脑儿带回河南，那他三个孩子还不是空手一双？想来想去一无是处，于是生意让伙计打理，银楼也懒得走动，讼案暂时不去兜揽，一天到晚闷在书斋里吸水烟，想先雇一个奶妈把孩子安顿妥当，再进行续弦问题。这真是无巧不成书，王妈正在这个时候出现，王妈长得不错，王妈眉精目企，王妈身体结实，王妈子然一身！——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她夫家婆家都已家破人亡，不怕她在他死后离开浙江。同是又是逃荒之中收容她的，他有权利要她感恩报答。至于三发子的问题也不难解决，要他也姓蒋就是。

且说王妈自进蒋家以后，小小心心侍候肃庵，谨谨慎慎照料孩子；她怕三发子打架肇事，干脆把他锁在下房里。那一天也该有事，肃庵在外面应酬回来，醉醺醺一进房便倒在床上嚷着口渴；寒冬腊月，原来那个老妈子早已陪着孩子睡觉，王妈便把泡好的普洱茶端将上去，不料豁琅琅一声响，茶杯给肃庵打翻地下，一腾身便把她连扯带拉倒在床上。

从此以后，王妈就不再把三发子锁在下房，让他同肃庵的孩子在一起玩。暗中再三警告他道：“三发子，咱娘儿俩

在侍候人家，处处得低声下气，别闹事，别打架，你替俺争口气，俺想办法把你送上学堂。要是你再惹是生非，那啥都完啦，到时候别怪娘狠心揍你！”三发子起先还听话，到后来难免毛手毛脚，把蒋家的孩子跌个四脚朝天，鼻青脸肿的，王妈便把三发子一把按在腿上，使劲打他的屁股，让蒋家的孩子们平平气；一面打，自己一面流眼泪。倒是那个老妈子过来劝道：“孩子们在一起难免哭哭啼啼的，你又何必怪三发子？三发子脾气野，你照老样子把他锁起来，省得鸡犬不宁，不就得啦！”

王妈心疼着自己的孩子，又不愿开罪人家的孩子。她虽然生长在农家，可是因为有一手女红，经常在前郑庄大户人家穿来穿去，接接活，啦啦呱，有钱人家的婆媳矛盾、姑嫂纠纷、妻妾闹架、兄弟争财，诸如此类这一套她全明白；因此对蒋家的孩子她采取了“怀柔政策”，希望肃庵一家对她母子俩有个好印象。她非常清楚：她将做肃庵的续弦，这是她生命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她要使蒋家对她有一个新的认识：她不是恶毒的后母，而是一个温柔的贤妻。

“都是为了你啊！”逢到娘儿俩在一起的时候，她便抚摸着三发子瘦弱的胸背：“娘愿意瞧你吃亏吗？娘愿意打你吗？不这样做他们会说俺偏心，三发子，你要替娘争口气哪！蒋老爷那个身体，看来不会久长，他家几个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惯啦，男的都是窝囊废，女的迟早是人家的，蒋家在这里有财产，在浙江有田地，这份家当是谁的，你难道还看不出吗？……”

直到第二年冬尽春回，肃庵决定回到奉化，王妈也正式做了他的填房，可是并没有铺张。肃庵口头上说是省几个钱省点精神，事实上他是怕人家笑话他：蒋某人竟然讨一个

逃荒的做续弦！回到奉化以后，随便说一声王妈是哪一个名门之女，反正路远迢迢，也没有人给你调查。可是他给了她一百两银子作私房，王妈有生以来没见过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结婚仪式这一套也就无意坚持。三发子当然也改姓了蒋，肃庵替他取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肃庵说：“蒋家是周公的后裔，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你今后不再姓郑，随着你妈到家祠里向列祖列宗磕个头罢！”三发子从此便姓了蒋，同肃庵的孩子出去玩时，恶作剧特别多，把附近的孩子们气苦了，大家给他起了个代名词，叫做“拖油瓶”。列位看官，其实拖油瓶并不可羞，当年中国民生疾苦，多少老百姓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哪！

且说肃庵娶了王妈，兴冲冲决定开春后便举家迁回溪口，盐号里的伙计都替他忙。手中的讼案一件件料理完毕，加上朋友来送，应酬繁忙，这个小老头子累得腰酸背痛。好在王妈为人微，也来帮了腾出身子照料肃庵，二来怕三发子淘气，得时时管束，但那个老妈子年迈力衰不顶事，口味迁移在即，拖把行李收拾家具需人帮忙，她急于要找几个人上家里来打打杂。可是她立定主意不找灾民，那时光也没有“荐人馆”任凭挑选，在开封只有“老婆行”，专门介绍老妈子、短工，竟没有合适的。于是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求肃庵把他盐号里的伙计找来帮忙：“肥水不落外人田，将来谢他们几个茶钱，还是你当老板的赏伙计，让他们也常常记得你的好处。”

肃庵眼看新夫人精明能干，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非常疼爱前妻所生的孩子，心中大为得意。成天忙应酬，黑夜拥着温柔体贴的新夫人，难免如此这般一番，这个小老头子到行将启程的个把月，已经累得痰中带血，喘病突

发，满身瘦得像一把柴了。

且说肃庵选定黄道吉日，诸事俱备，只等出发。新夫人不让他再外出应酬，秦楼楚馆到处胡跑，端了把太师椅放在院子里要他晒晒太阳，在家休息，监督伙计们打点箱笼什物，肃庵闷得慌，找一个机会跟三发子娘儿俩说道：“到了奉化之后，你俩得学学浙江话，不论在家出外，应酬买物，就不至于受人欺生，说你们是北方侬子。”他捻捻几根老鼠须笑道：“想当年我到开封来，听你们河南人说‘俺’，心里又好笑又不懂，原来河南的‘俺’就是北方话‘我’，在我们浙江叫做‘阿拉’。河南的‘咱们’就是‘我们’，在我们浙江叫做‘唔尼’。河南的‘咋着’就是‘怎么的’，在浙江叫做‘柴啦’。可是，”肃庵叹口气道：“我到河南来没有受到多大的欺侮，小小不言的误会是有，你们河南人厚道得多，在奉化我家里，放一个屁都得小心，你们可得小心啊！”

肃庵一番劝告，到后来果然兑现，这是后话，按下再表。且说三发子自从被人叫做“拖油瓶”以后，既恨且恼，可也没有法子。蒋家几个孩子到后来联同邻童嘲笑他，欺侮他，他只有跟他妈哭诉，他妈也只得要他忍耐，除了忍耐，毫无办法！因此三发子从小就有一种深厚的自卑感，“一朝得势”，这种自卑感便变成了无端的猜忌与仇恨。因此他虽姓了蒋，自己起个名却叫做“宗郑”——“中正”，他牢记着蒋家对他的鄙视哩！但母子俩跟肃庵去奉化之前，未尝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这次走后，就永远别想回故乡了。回不了故乡，三发子他爹和两个孩子当然也永世不再相见了。王妈再一想，后郑庄那二十几年生活，比不上肃庵家里一天的享福，而且她已做了一个相当富有的主妇；再说她丈夫和两个大孩子，会不会尚在人间？如果见了面，一个是穷途潦倒，